

编者的话

□王海燕

“一夜腊寒随漏尽,十分春色破朝来。”从腊月到正月,从冬日的蕴藏到春日的希望,青海大地沉浸在年的韵味里。年俗年味是一种形式,更是一种心态、一种感觉、一种情结。本期“江河源”副刊

特邀请青海省数位作家提笔抒怀,与广大读者共忆时光,共话年俗,共抒乡情。希望这点滴笔墨,为您送上新春最诚挚的祝愿,祝愿大家新春快乐,万事顺遂!

湟北年事 (节选)

春对

大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,父亲在乡间行医,是庄子里数得上的文人。受了父亲的熏陶,我也自然承袭了一文文脉,自小喜文。但我朝三暮四,游戏人生至今无一长技,也就闲来涂几笔稿而已。

还是说说父亲吧!到了年关,单位放了假,父亲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从遥远的西山来到家里,捎了一壶酒,一卷红纸,一瓶墨汁,大小几支毛笔。父亲的到来,让家里平添了许多热闹气氛。上庄的姨夫来了,南庄的麻爷来了,阴山的姑舅来了,阳坡的婶子来了。都一件事,求父亲给写几副春对。

说起来,父亲看病有些声望,四邻八庄的都知道他这个名不大会不小的中医。不论头痛脑热、伤风感冒、疑难杂症,脉号得准,药下得正,就差一块人送的悬壶济世的牌匾了。这大约要怪父亲的脾气了。父亲的脾性有些怪,我至今也没看清楚。实际上父亲还有一手,那就是识文墨,不但写得一手潇洒诗文,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缘此,父亲写的春对就贴满了四邻八舍。

写春联是一件雅致的事情。所有人脸上都显出恭敬庄重的神色。抬桌子的,倒墨汁的,泡笔的,铺纸的,恭敬得不亦说乎。父亲将纸一折,展开,一边有人双手压着纸的顶端,权当镇纸。父亲捉笔在墨碗里一杵,再在碗沿舔舔,浓浓的落下第一个字——爆,再浓浓的

淡淡,潇潇洒洒写下去——竹声声辞旧岁,梅花点点迎新春。写完一联,有人拿到台子上晾了,一会儿,便是红艳艳一片。如果有日头晒着,就是一片灿烂的云霞,在院子里飘拂。映在脸上,是一团团殷红的喜气。

村里有个叫甄熙的说书人,说起三国水浒的,一楞一楞的,受听。父亲写给他一副雅联:梅瘦雪添肥,林疏烟补密。甄熙左右端详,点头称是:啊呀呀,真乃佳联!贴将上去,定是蓬荜生辉,陋室生香!父亲笑笑,说,没那么严重!村里还有个叫耀正的人,拿了一卷绿纸,来写春对。原来他的老父去世未周年,所以用绿纸。联儿的内容他写在一纸片上: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父亲照着写了,说,这是朱子治家格言上的吧!耀正点头,说,大夫博学啊!这是我家老父的家训。老父在世时,一直不忘用以嘱咐子女。

大年三十日斜时分,家家户户打扫庭厨,除各自门前,连村巷都扫干净了。然后,开始贴对子,清亮亮的斜照,青滋滋的炊烟,红艳艳的对子,喜滋滋的笑脸,烘托出满庄子喜气,好像连鸡儿狗儿们都斯文了些,狗儿不再乱吠乱咬,鸡儿不再乱飞乱跳。

我记得我外院爷儿大门上的对子每年都是: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;吉家药铺门上是:但愿世间人无病,何愁架上药生尘;杨铁匠铺子门上是:两间烟熏火燎房,一个千锤百炼

人……

可也有人家把对子拉乱贴错了,有些啼笑皆非。比如大门上,上联是:春满乾坤福满门,下联却是:今日喜结连理枝,横批是:糟头兴旺。

村里出了一位诗人,有咏春对诗云:天边撕来两缕红霞,贴上故乡春天的首日封……

今填《清平乐》一曲,忆之——
彩灯高挂,独影摇曳下。满门楹联飞红掌,玉蝶也附风雅。东家“雀儿”汤圆,西邻嫩子脆甜。爆竹一声夜半,小儿喜争压岁钱。

守岁

离过年只有一步之遥了。所有的快乐都蓄势待发。孩子们的快乐像一枚填满了火药的炮仗,渴望着一粒火苗,在除夕星夜、在元旦紫阳里炸响。

我和兄弟姊妹贴完了对子,又里里外外打扫了庭院。此刻,满院子满庄子一派晚照炊烟,洋溢着古典而朴素的年味。厨房里的风匣叫得欢快,母亲在拾掇年夜饭,忙得不亦说乎。我和弟弟忙着煮肉,从梁上取下一扇猪肋条,用斧头剁开,在铝锅里煮了,大火烧开,再用文火慢煮。

母亲和好和了饺子皮儿,剁好了饺子馅儿,然后召集全家男女老少一起上阵,开始年夜里第一快乐工作:包饺子。我母亲称之“包雀儿”。老家人称饺子为“雀儿”,可能是饺子的包法样式

与家乡的雀儿相似,故俗称“雀儿”,也可能是饺儿的转音。我看那一盘盘一碗碗饺子就像一排排一窝窝雀儿,一展开翅膀,就会扑棱棱飞去似地。

“包雀儿”时,有一道年年必做的游戏,就是那一群“雀儿”伙里,有三五只肚子里藏了一枚硬币,据说,谁能吃出硬币,谁在来年会交好运。因故,我年年都盼望能吃出硬币,可总不如意。有一年为吃出钱来,竟撑坏了肚皮。

吃了“雀儿”,孩子们就给长辈敬酒。敬过,就会得到一份压岁钱,一两角崭新的纸币或硬币。然后藏之密处,兴高采烈到院子里用香头点响几枚炮仗。夜越来越深,炮仗声越来越稠。

孩子们发狂,不小心闯了祸,比如撞翻了碟儿碗儿,打碎在地。要是平时,少不了大人一顿巴掌。那时,一只碗算一笔不小的财富哩。我奶奶家的一只景德镇烧制的裂缝的龙碗上还钉了两道铜钎子。确是贵重之物,打碎一只,叫人心痛哩!但在年夜,孩子在惊慌之际,听到的却是一句软软的吉祥话,没事没事,碎碎(岁岁)平安!没事没事,娃娃。孩子们立即从一时的惶恐转向快乐。

子夜,鸡鸣声声,炮仗阵阵,孩子们斜躺卧睡,睡眼蒙眬,又在大人的催促下开始试新衣了。



江河源

□李桂兰

又是一年春来到



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不知不觉已是腊月。

腊月年光如激浪。记忆中腊月里的母亲忙得不可开交,忙得不亦乐乎,她像是一个神奇的魔术师,总是把年的模样编织得生动有趣、丰富多彩。我总觉得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母亲的辛苦之上,但母亲说,只要孩子们高兴,再苦再累也值了。进了腊月门,每一天都变得有仪式感了,忙碌着、热切着,既温馨又真实。吃了腊八八宝,喝了麦仁腊八粥以后心就开始雀跃起来,梦里梦外涌出了许多期待,期待年的到来。

母亲熬夜缝好的红条绒鸡窝棉鞋也已完工,静静地摆放在炕柜里,鞋窝里还塞着一双粉红色的尼龙袜。眼馋得我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套在脚上,在大炕上蹦两下,那件刚订完盘扣的花主腰绵绵软软,散发着淡淡的香味,摸一摸再闻一闻,穿上又脱下,最后还是恋恋不舍地放回原地,只等正月初一早上名正言顺地将它穿上身。蓦然回想,那屋、那墙、那木格子窗,还有在摇曳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的母亲,依稀就在眼前,可是伸手却触摸不到。是啊,都远去了。

到了腊月,各家各户开始蒸馍馍、炸馍馍。卷了香豆、红花、姜黄、红袖的

彩色花卷像一朵朵娇艳的菊盛开在大蒸笼里,上面再点上大红色的红点,预示着鸿运当头。腊月二十九,开始煮肉骨头,灶膛里的柴火慢吞吞地燃烧着,溢出的木锅盖的香味翻过土墙头直奔村东头的山梁梁,整个村庄都是油渣渣、香喷喷的。已经焯过水的一大盆白萝卜片正冒着热气,等着和洋葱粉条完美融合。母亲将焯完萝卜的开水倒进大洗衣盆里,等稍凉后几双脏兮兮的脚丫子便争先恐后地伸了进去,溅起的水花湿了一地。母亲一边整理着晾晒干的衣服一边说:“好好洗,把陈年的垢痂都洗掉,洗干净了才能穿新袜、新鞋子。”所以这次的洗脚洗得极为认真。正如母亲所说,用萝卜水洗的脚丫又白又光滑。

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除夕夜终于来到了。父亲很认真地贴好了大门上的对联,门神站中间,春联立两边。从房门到厨房再到猪圈、羊圈,只要有门的地方都贴上了与之对应的春联。红艳艳的对联在阳光下闪着金光,顿时有种蓬荜生辉的感觉。母亲包的花边饺子也端上了炕桌,长辈们围坐在火炕上喝着小酒,吃着水饺笑语连连,弟弟们急匆匆地吃上几个饺子,顺手从炕桌上的碟子里抓一把瓜子、捏几个水果糖塞进衣兜,左手提着小灯笼,右手攥几个小鞭炮便飞跑出门,和小伙伴一起欢

呼着、奔跑着、跳跃着、争吵着,热闹非凡。到了零点,“二踢脚”飞到了半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,顿时火光四溅,夜空缤纷。“请神”“打醋坛”等祈福的仪式隆重开启,将热火朝天的除夕夜推向了高潮。

我最喜欢“打醋坛”,母亲端着热气腾腾的醋坛挨个屋熏,说会辟邪挡灾百病消。我跟在后面跑,熏完屋子熏院子,最后还要熏熏眼睛。母亲还特意用柏香枝沾沾醋坛水拍拍我们姐弟几个的脑袋,说拍一拍脑子更聪明。为了更聪明,我抓一把醋水拍在脑袋上,醋水顺着头发流得满脸都是,母亲咯咯地笑。如今,那场景已经变成了心底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和思念。

正月初一的母亲和往常一样起得很早,也许她因守岁根本没睡。等孩子们睁开眼晴时炉火已燃得旺旺的。跳跃的火苗欢快地舔着壶底,放有红枣的熬茶“咕嘟、咕嘟”地响着,白色的水雾夹着茶香和枣香,弥漫在烟气缭绕的房屋。锅里的萝卜包子正冒着热气,香味扑鼻。过年了,过年好!小辈们争先恐后跪倒在地给长辈磕头拜年,紧攥着长辈们给的二角或五角的一年钱眉飞色舞。

年,在男女老少的欢笑声和祝福声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。“寒随一夜去,春逐五更来。”此时,静候了一个冬天的万物开始蠢蠢欲动。哦,又是一年春来到,只愿新年胜旧年,多喜乐,长安宁。

□许少海

爆竹声中一岁除

的……一个个能说会道、眉飞色舞,不放过这个赚钱的大好时机。

腊月,把朴实百姓的幸福和喜悦高高悬挂在门楣上,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浓缩在红红的喜庆里。离乡的游客们回乡了,可以好好休息,享受天伦之乐。

腊月,也是婚嫁高峰期,村里隔三岔五,娶媳妇的,嫁闺女的好不热闹。乡村的腊月,被喜庆和人们甜美的笑容染红了,被爆竹与年味烤红了,红得淋漓尽致,喜气冲天!

腊月,村里最热闹的事儿就是杀猪宰羊。每到此时,以往宁静的村庄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沉浸在酣梦中的孩子们被吵醒,急忙跑去看热闹,或摸些猪毛在货郎担那里换点小玩具,或拿猪尿脬吹气后当足球踢……

腊月,外出打工的人陆续回家了,他

们背着大包,提着小包,满载着一年的艰辛的收获,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土。即使千里路途,也阻挡不了他们匆匆回家的脚步。

腊月,乡村就像一屉蒸笼。一山山,一水水,冒着腾腾的热气。有油馍的素香,有鲜肉的馨香,还有各种年味的芳香……夕阳慢慢搭在山梁上,落在沟里头。一条曲曲折折、若隐若现的山路,把山里和山外的思念,用一脉流动不息的血脉紧紧相连。

随着日历一页页被撕去,除夕一天天近了。此起彼伏的爆竹声,给安宁祥和的乡村增加了几分意趣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。当除夕夜震耳欲聋的爆竹声穿过云霄响彻乡村时,年,终于迈着轻盈的步子款款而来。

这一夜,全家人围坐一起,和母亲唠唠家常,和父亲喝点小酒,和兄妹诉苦

□李元业

元日

借一缕春风,把春联贴在门楣上
燃放爆竹,让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吐露出荡漾和弧度
我们洗过的青菜,土豆,目送大江东去
披旺炉火,汤锅里沸腾的羊肉一把接过年关
读对联的人相信这一年会比上一年更好
除夕的钟声临近,祝福所有的人有闪亮的前程
鞭炮声中的光焰和幸福
正快马加鞭,向我们赶来
一家人围坐桌前说着吉利的话,吃年夜饭
举起酒杯,新的一年如此甘醇浓厚
新一天的阳光,我、你、他都喜欢
身逢盛世我们积攒的这些温暖
今夜不妨再深深地分散给互相去拜年的人
我们等着好运落到头上
已经到来的春节
我们要悉心活得幸福
世界如此美好
虽然有时它会顶着空中的大雪来临……



江河源

衷……一杯杯甘甜醇香的美酒,散发着醉人芳香,斟满了敬意。此时,一年来所有的艰辛和付出,都被珍藏在心底慢慢沉醉。

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。除夕零时,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旁,等待零点钟声的敲响,敲响新的一年中的希望。

除夕夜总是过得太快。各家小孩迫不及待地去放鞭炮,声声震耳欲聋,烟花在空中竞相绽放,整个乡村被五颜六色、千姿百态的烟花照耀。村里呈现一派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的热闹景象。

腊月,在年的催促下,在乡亲们的欢声笑语中远去。正月,怀揣着红红火火的梦想踏步而来。

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,甚至到二月二,人们努力拽着年的尾巴,将幸福和美满延续。直到——布谷鸟叫了,春来了……

春节又至,吃喝玩乐、走亲访友的间隙,心里似乎隐隐还有一些别的期盼,比如锣鼓喧天的社火,比如正月十五的花灯,还有二月二的高台……

在我深切地期盼和希望的时候,耳际仿佛有锣鼓声响起,眼前仿佛有婀娜的姑娘手持插满纸花的灯笼,拖着长长的裙摆翩翩起舞,潇洒的公子手持彩扇,风流倜傥……

我的故乡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南门峡镇,是靠近祁连山脉的一个小村庄。这里的社火别具特色,在方圆十里有着很高的美誉。旧时,所有出演社火的成员是清一色的男性。据说,我们村的社火是神社火,所以女子不得参与。

社火身子有傻公子、姑娘、八仙、拉花姐、胖婆娘,外有旱船、青牛、狮子……

传统的社火都有特别的讲究,除了大部分的地方有所雷同之外,各村还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,有的村舞龙,有的村舞狮子,而我们村除了狮子,还有青牛。

据说,很多年前的一个春天,村前的占林(树林)里跑出了一头青牛,它跑到村后的阳坡上卧了下来,神情安详地反刍着。自那头青牛出现后,村里多年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后来,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那头青牛,村里的先辈便将它安排进了社火。

每年,伴随着震天的锣鼓声,社火开场合了。刚开始是拉满场,社火身子齐上阵。走完满场后,所有社火身子都会齐齐地跪在灯官面前,听灯官吩咐道:大堂口里下了马,登山会上压了煞;压了天煞压地煞,压了七十二地煞。东沟村一溜儿,前靠青龙后靠崖。前靠青龙吃饱水,后靠宝山发大财。香在炉中蜡在台,荣华四季年年来……

而后,扮演着傻公子、姑娘等角色的人依次上场,他们以潇洒的动作、优美的舞姿将传统社火的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八仙踩着高跷,姿态优美地扭了上来。关于八仙的传说最早见于《太平广记》,经民间流传和历代文人骚客的渲染,传说内容不断丰富。明代吴元泰创作小说《八仙出处东游记传》,正式确定了八仙为汉钟离(钟离权)、张果老、韩湘子、铁拐李、曹国舅、吕洞宾、蓝采和和何仙姑。八仙在蓬莱阁上把酒临风,游兴大发,遂各显神通过海的故事更是众人皆知。

在我们的社火中,八仙踩着高跷缓缓而来,仿佛刚从云端下凡,带着对人们的美好祝愿。有传说,高跷是御敌取胜的高将军所创。据说有一年,高将军率兵攻打敌方城池,因为城墙高大,高将军久攻不下。一天傍晚,高将军走出军营,突然看到一只河边觅食的鹤,它笔直的长腿给了高将军灵感。回营后,高将军叫人砍来柳树棍制成高跷,令将士们绑在腿上练习走路。经过练习,将士们很快就能踩着高高的柳树棍行走自如。再次攻城时,将士们踩着高跷跃上城墙,一举攻破了城池。因为这个妙计是高将军发明,后人为了纪念他,便叫它高跷。

如今,这位高将军到底是谁已无从考证,但是高跷早已成为河湟大地上老百姓春节娱乐的一项技艺。将

八仙和高跷结合起来的这种表现手法,表达了人们对一切恶的摒弃,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青牛的出场往往会将社火推向高潮,迎来村民的欢呼。那头装扮得惟妙惟肖的青牛仿佛穿过遥远的时空,再次来到了这片它曾经眷恋过的土地。社火场上,随着牵牛人响亮的口号声,青牛雄姿英发地奔跑上场,静卧在灯官案前俯首听吩咐。灯官也将美好的祝福赋予了青牛,希望它将更加美好的生活带给人们。

雄狮上场,这个来自丛林旷野的王者带着美好的祝愿而来,携带病痛、疾苦而走。此时,村里的男女老少会争先恐后地从狮子身下穿过,以期新的一年身体健康,财源广进。

拉花姐簇拥着旱船颤巍巍划了上来,伴着阵阵悠扬的搬船调,他们仿佛从南海之滨而来,带着南国的烟雨,南国的风物,来到这西北之地,祁连山脚下的小小村落。

想起了在青海大地上广为流传的关于青海社火缘起的传说。据说,明洪武年间,南京珠玑巷(也称诸氏巷、竹子巷等)人耍社火,有社火身子露出袍下大脚。此举被人告发,称他们侮辱朱元璋的皇后马大脚。朱元璋听后大怒,于是下令将珠玑巷的百姓发配到青海,社火也随之到了青海。这从江南水乡一路划到高原之巅的旱船,带着的是对故土深深的怀念吧!

市场上,傻公子、俏姑娘齐齐舞动,外场上各身子也大显神通。胖婆娘抱着她的宝贝频频给乡亲们拜年,瞅机会将她的小宝贝塞进某人的怀里,然后说些吉祥话,扭着屁股走了。而抱了宝贝的人也笑得合不拢嘴。因为民间传说,胖婆娘的宝贝是个吉祥的宝贝,谁抱了就会有福气降临……

社火场上,不时有社火身子聚在一起,唱着优美的民间小调:

天上圆来什么圆,家家赛,月亮圆,

地下圆来什么圆,家家赛,场院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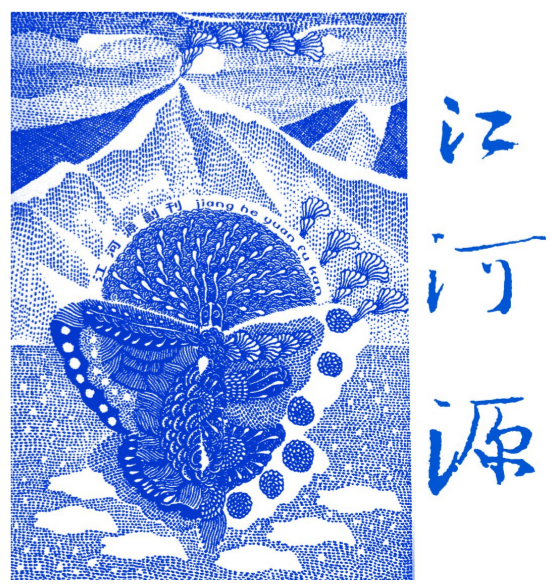
家里圆来什么圆,家家赛,锅盖圆,

院坑里圆来什么圆,家家赛,转槽圆……

爷爷在世的时候,曾在社火中表演过一个叫绣球的节目,类似于传统杂技里的流星锤。可惜爷爷去世后,没有留下继承人,这个节目便消失了,如今想来徒留深深的遗憾。传统的文化里凝聚着先辈们的智慧,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,是对先人的缅怀,也是现代人精神上一个有根有源的支撑。

如今,随着时代的发展,社火也逐渐被改良,加入了时下流行的元素。年轻女子跳起了欢快的秧歌,青春洋溢的学生跳起了劲爆的现代舞……

无论何时,社火这项传统年俗活动里满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寄托着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。



江河源